

醒世恒言

樂事二事俱
備信小是矣
矣先公也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

花萼樓中合陂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

千秋盈詠豆其詩

這首詩爲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割第一句說紫荊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少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爲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幫套看見夫家一

思彼惡其
亂反此類
是也

鍋裏煮什，一卓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三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撒帳，公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為有理，火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三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

話件真切
動人

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樹。祖傳下極其茂盛。既
要析居。這樹歸着那一個。可惜止在開花之際。也說
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爲
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
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山大喚了兩個兄弟
同去。砍樹到得樹邊。有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
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
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
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我兄弟三人產于一姓。
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

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
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
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
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
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
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
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
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个、哥、哥、再、三、勸、住、三、嫂、
羞、慙、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鬧、過、
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再、來、看、時、其、樹、無、

人整理自然端正枝節再活花菱。更比前更加燭
燈。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了。各人嘆訝不已。自此田
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

紫荊花下說三田

人合人離花亦然

同氣連枝原不解

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菱棧中合被時。那花菱棧在陝西長安
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
原是唐家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
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
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

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帳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

朱樓宴罷夕陽微

宮人來燭通宵坐

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羞詠豆其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一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而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嘗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

當坐汝欺誰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戲
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不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從來寵貴起猜疑

七步詩成亦可危

堪歎釜其仇未已

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南三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
那三孝兼讓產立高名這段話文不凡曹孟忌刻也
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門花夢樓中諸李隨

你不如順的弟兄聽着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
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

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光武年間那時天下又安萬民樂
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
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來雖則
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
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
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中勢州縣考个童生是
有幾千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家上錯刺

右是舉之
法中之年
不何意不
獨真个

此意今日
亦可明
何謂此
力是
之步

依舊是富貴子弟錄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上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則切

小無知終日起者哥暗哭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園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植時二弟雖未勝授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于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前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于家廟之前獨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弟涕泣不已而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要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爲夫婦之

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繇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出個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陽羨許季長

耕讀晝夜忙

教誨二弟俱成行

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勸駕。許武迫于君命，打難推阻，分付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懈惰。廢業自負先人遺訓，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

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催了脚力。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廉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制。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二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况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

心氣
不
平
八
月
八
日

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躇，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構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況許武精于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窾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末謀報稱，敢圖曜

逸但古人云人生百行孝弟爲先不孝有三無後
爲大先父母早背族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
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
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笞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
二十斤爲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下郊外
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

爭誇白屋山公鄉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
不願爲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

進退許宴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
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
積也武于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
親自己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
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
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
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
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割首取廣宅
自予說道吾位爲貴臣門宜祭戟體面不可不肅汝
輩力田耕作得竹廬茅舍足矣又問田地之籍凡良

者在平日
都只奉承
抄了這
肯不平關

田。悉。歸。之。已。將。磽。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貧。客。衆。露。
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
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
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
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
傾。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
武。是。个。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
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个。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
之。五。全。無。謙。讓。之。心。人。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
不。平。有。幾。个。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个。心。

口實之厚
俗間此可
知

高日一高日

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
喬主張，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背地裏，把手捏脚，教他
莫說，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
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武已做了顯
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諫不聞親，你我終是外人。
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
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
十分之美，你我又壅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
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個主張，
却不是好？正是

弟兄謹弟
新行集下
一門

醒世小言

卷二

事非干已休多管

話不投機莫強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爲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爲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爲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順許晏許普纔是個真孝順他思念父母而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

諸並不違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道孝廉守茅簷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鎌真爲玉假爲瓦瓦登厦玉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

昔爲不肯有潤聖恩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兢
自守糾糾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何能及兄武之
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
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
朝稱爲廉諒忽一日計武致家書于二弟二弟折開
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
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
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嘗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

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口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義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

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晏普
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
盞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
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同父
母墳塋拜奠了畢，隨即設宴。迨召里中父老許氏三
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
赫奕。聞他呼喚，尚不敢不來。況日加个請字，那時衆
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
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
先？」此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

明議俱有
閱風俗

句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鄉尊故舊，依舊併哥。許武道下官北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盃，方敢奉聞。衆人被勸，只得喫了。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盃，各敬一盃。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昆上厚愛，借化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盃，亦各飲訖。衆人道：「適纔長文公所論金玉之言，老漢輩共聽已久，頗得示下。許武帶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鴳不知大鵬

河伯不知海若

人只知許
武光時流
淚不即許
武一片心
心等道對
時流淚也

聖賢一段苦心

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晏普道：只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目下題之名。有玷于祖宗。貽笑于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圖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歛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一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

其意且佳
皆是今人
不到處

傲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
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
倡爲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巧婢悉據爲已有
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且貪養之迹吾弟
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
卿官常無玷吾志已遂矣這此田房奴婢都是公共
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
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仰二
弟表爲兄的向來心迹也教衆鄉尊得知衆父老到
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

不得不哭
割矣

能窺測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晏許哭倒在地道：
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有今日，誰知世
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目致青雲之上，有累
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
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
財，原是兄長苦捫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
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
殖，況且宦情已淡，便當老子檢鋤，以終天年。二弟年
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
哥為弟輩而自汙，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

議論更奇

北等父老
非漢世不
多得

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宗祖，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个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吾等適纔處分，且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

老漢與你分割許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憑
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
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以所存粟帛之
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政造其僮婢亦皆分派衆父
老都稱爲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
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歡欲
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爲義莊以賑鄉里許晏許普聞
知亦各出已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
號來道是

眞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

義庄贍鄉里嗚呼孝廉誰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詔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携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爲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額其里爲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任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

慮詔是自食其言了。况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爲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約各將印綬納還奔回田里日奉其兄爲山水之游盡老百年而終計氏子孫昌茂累代表冠不絕至今猶爲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嘆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

古人兄弟亦分產

古人分產成弟名

今人分產但鬻爭

古人自污爲孝義

今人自污爭微利

事義名高身井菜

微利相爭家共傾

安得盡居孝弟里

却把閒情入愧死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年少爭誇風月場中波浪偏多，有錢無貌，意難和有貌無錢，不可。○就是，有錢有貌，還須着意揣摩，知情識趣，俏哥哥，此道誰人賽我。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風月機關中撮要之論。常言道，妓愛俏，媽愛鈔，所以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鄧通般錢，自然上和下睦，做得烟花寨內的大王。寫鴛鴦會上的主盟，然雖如此，還有個兩字，經兒叫做幫襯幫者，如粧之有幫襯者，如衣之有襯，但凡做小娘的。

有一分所長得人寵貼就當十分若有短處曲意替他遮護更兼低聲下氣送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諱以情度情豈有不愛之理這叫做幫襯風月場中只有會幫襯的最計便宜無貌而有貌無錢而有錢假如鄭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兒此時囊篋俱空容顏非舊李亞仙于雪天遇之便動了一個惻隱之心將繡襦包裏美食供養真他做了夫妻這豈是愛他之錢戀他之貌只爲鄭元和識趣知情善于幫襯所以亞仙心中舍他不得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飯湯喫鄭元和就把個五花馬殺了取腸胃湯奉之只

這一節上亞仙如何不念其情後來鄭元和中下狀
元李亞仙封做汴國夫人道花落打出萬年策甲田
院變做了白玉樓一床錦被遠蓋風月場中反爲長
談這是

還退黃金失色

時來鐵也生光

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太宗嗣位歷傳眞仁英神哲
共是七代帝王都則他武修文民安國泰到了徽宗
道君皇帝信任蔡京高俅傷武不勵之徒大興苑囿
專務游樂不以朝政爲事以致萬民嗟怨金虜乘之
而起把花錦般一個世界弄得七零八落直至二帝

家歷高宗泥馬渡江，備安一隅，天下分爲南北，方得休息，其中數十年，百姓受了多少苦楚，正是

甲馬叢中立命

刀鎗隊裡爲家

殺戮如同戲耍

搶奪便是生涯

內中單表一人，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姓莘名善，渾家阮氏，夫妻兩口，開個六陳鋪兒，雖則糶米爲生，一應麥、荳、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家道頗頗得過年過四旬，止生一女，小名叫做瑤琴，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資性聰明，七歲上，送在村學中讀書，日誦千言，十歲時，便能吟詩作賦，曾有閑情一絕，爲人傳誦，詩

云

朱簾寂寂下金鈎

香鴨沉沉冷畫樓

移枕怕驚鴛並宿

挑燈偏惜燕雙頭

到十二歲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若題起女工一事飛針走線出人意表此乃天生伶俐非教習之所能也
莘善因爲自家無子要尋個養女塔來家靠老只因女兒靈巧多能難乎其配所以求親者頗多都不曾許不幸遇了金虜猖獗把汴梁城圍困四方勤王之師雖多宰相上了和議不許廝殺以致虜勢愈甚打破了京城劫遷了二帝那時城外百姓一個個亡魂

喪膽。携老扶幼，棄家逃命。那說華善領着渾家阮氏，和十二歲的女兒，同一般逃難的，背着包袱，結隊而走。

忙忙如喪家之大急急，如漏網之魚。臨渴掘井，擔勞苦。此行誰是家鄉？叫天叫地，叫祖宗，惟願不逢鞋虜。正是：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凡此之皆
往往有此
所以而重
之法最要

正行之間，誰想鞋虜到不曾遇見，却逢着一陣敗殘的官兵。他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多背得有包袱，假意吶喊道：「鞋虜子來了！」沿路放起一把火來。此時天色將晚，嚇得衆百姓落荒亂竄。你我不相顧，他就乘機

搶掠若不肯與他就殺害了。這是亂中生亂。苦上加苦。却說華氏瑤琴被亂軍冲突跌了一交。爬起來不見了爹娘。不敢叫喚。躲在道傍古墓之中。過了一夜。到天明出外看時。但見滿目風沙。死屍橫路。昨日同時避難之人。都不知所往。瑤琴思念父母。痛哭不已。欲待尋訪。又不認得路徑。只得望南而行。哭一步。捱一步。約莫走了二里之程。心上又苦。腹中又饑。望見土房一所。想必其中有人。欲待求乞些湯飲。及至向前。却是破敗的空屋。人口俱逃難去了。瑤琴坐于土牆之下。哀哀而哭。自古道無巧不成話。恰好有一人

從牆下而過那人姓卜名喬正是莘莘的近隣平昔是個游手游食不守本分慣喫白食用白錢的主兒人都稱他是卜大郎也是被官軍冲散了同夥今日獨自而行聽得啼哭之聲慌忙來看瑶琴自小相認今日患難之際舉目無親見了近隣分明見了親人一般卽忙收淚起身相見問道卜大叔可曾見我爹媽麼卜喬心中暗想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正沒盤纏天生這碗衣飯送來與我正是奇貨可居便扯個謊道你爹和媽尋你不見好生痛苦如今前面去了分付我道倘或見我女兒千萬帶了他來送還了我

許我厚謝。瑤琴雖是聰明，正當無可奈何之際，君子可欺以其方，遂全然不疑，隨着卜喬便走，正是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糧，把些與他喫了，分付道：「你爹媽連夜走的，若路上不能相遇，直要過江，到建康府，方可相會。一路上同行，我權把你當女兒，你權叫我做爹。不然，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不當穩便。」瑤琴依允。從此陸路同步，水路同舟，父女相稱，到了建康府路上，又聞得金元木四太子引兵渡江，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又聞得康王即位已在杭州，踴躍改名，臨

小人騙局
大率如此

安遂趁船到潤州，過了蘇常嘉湖，直到臨安地面，暫
且飯店中居住，也虧卜喬自汴京至臨安三千餘里，
帶那莘瑤琴下來，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都用盡了，
連身上外蓋衣服脫下，准了店錢，止剩得莘瑤琴一
件活貨，欲行出脫，訪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媽家，要討
養女，遂引九媽到店中看貨，還錢。九媽見瑤琴生得
標致，講了財禮五十兩，卜喬兌足了銀子，將瑤琴送
到王家。原來卜喬有智，在王九媽前只說瑤琴是我
親生之女，不幸到你門戶人家，須是款款的教訓他，
自然從順，不要性急。在瑤琴面前又只說九媽是我

至親催時把你寄頓他家待我從容訪知你爹媽下落再來領你以此瑤琴欣然而去

可憐絕世聰明女

墮落烟花羅網中

王九媽新討了瑤琴將他渾身衣服換個新鮮裁于曲樓深處終日好茶好飯去將息他好言好語去溫暖他瑤琴既來之則安之住了幾日不見卜喬回信思量爹媽噙着兩行珠淚問九媽道卜大叔怎不來看我九媽道那個卜大叔瑤琴道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個卜大郎九媽道他說是你的親爹瑤琴道他姓卜我姓某遂把汴梁逃難失散了爹媽中途遇見

了卜喬引到臨安并卜喬哄他的說話細述一遍九媽道原來恁地你是個孤身女兒無脚幫我索性與你說明罷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得銀五十兩去了我們是門戶人家靠着粉頭過活家中雖有三四個養女並沒個出色的愛你生得齊整把做個親女兒相待待你長成之時包你穿好喫好一生受用瑤琴聽說方知被卜喬所騙放聲大哭九媽勸解良久方止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一家都稱爲美娘教他吹彈歌舞無不盡善長成一十四歲嬌艷非常臨安城中這些富豪公子慕其容貌都備着厚禮求

見也有愛清標的聞得他寫作俱高求詩求字的日
不離門弄出天大的名聲出來不叫他美娘叫他做
花魁娘子西湖上子弟編出一隻掛枝兒單道那花
魁娘子的好處

小娘中誰似得王美兒的標致又會寫又會画又
會做詩吹彈歌舞都餘事常把西湖比西子就是
西子比他還不如那個有福的湯着他身兒也
情願一個死

只因王美有了個盛名十四歲上就有人來講梳弄
一來王美不肯二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成見

他心中不允分明奉了一道聖旨，並不敢違拗。又過了一年，王美年方十五，原來門戶中梳弄也有個規矩。十三歲太早，謂之試花，皆因鴿兒愛財，不顧痛苦。那子弟也只博個虛名，不得十分暢快，取樂十四歲，謂之開花。此時天癸已至，男施女受也算當時了。到十五，謂之摘花。在平常人家還算年小，惟有門戶人家，以爲過時。王美此時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編出一隻掛珠兒來。

王美兒似木瓜空好，看十五歲還不會與人湯一盪，有名無實，成何幹。便不是石女，也是二杆子的。

此馬亦姓
矣

娘若還有個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這些時癢
王九媽聽得這些風聲怕壞了門面來勸女兒接客
王美執意不肯說道要我會客時除非見了親生爹
媽他肯做主時方纔使得王九媽心裡又惱他又
捨得難爲他捱了好些時偶然有個金二員外大富
之家情願出三百兩銀子梳弄美娘九媽得了這主
大財心生一計與金二員外商議若要他成就除非
如此如此金二員外意會了其日八月十五日只說
請王美湖上看潮請至舟中三四個幫閒俱是會中
之人猜奉行令做好做歡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扶

到王九媽家樓中臥于床上不省人事此時天氣初
暖又沒幾層衣服媽兒親手伏侍剝得他赤條條任
憑金二員外行事金二員外那箇兒又非兼人之具
輕輕的撐開兩股用些涎沫送將進去比及美娘夢
中覺痛醒將轉來已被金二員外要得勾了欲待掙
扎爭奈手足俱軟鬆他輕薄了一回直待綠暗紅飛
方始雨收雲散正是

雨中花盡方開罷

鏡裡蛾眉不似前

五鼓時美娘酒醒已知搗兒用計破了身子自憐紅
顏命薄遭此強橫起來解手穿了衣服自在床邊一

個斑竹榻上，倒着裡壁睡了。暗暗垂淚。金二員外來親近他時，被他劈頭劈臉，抓有幾個血痕。金二員外好生沒趣，捱得天明，對媽兒說：『聲我去也。』媽兒要阻他時，已自出門去了。從來攪弄的子弟，早起時，媽兒進房賀喜，行戶中都來稱慶，還要喫幾日喜酒。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只有金二員外侵早出門，是從來未有之事。王九媽連叫詫異，披衣起身，上樓只見美娘臥于榻上，滿眼流淚。九媽要哄他上行，連聲招許多，不是美娘只不開口。九媽只得下樓去了。美娘哭了一日，茶飯不沾。從此托病。

不肯下樓連客也不肯會面了。九媽心下焦燥欲待把他凌虐又恐他烈性不從反冷了他的心。楊欲待錄他本是要他賺錢若不接客時就養到一百歲也沒用。躊躇數日無計可施忽然想起有個結義妹子叫做劉四媽時常往來他能言快語與美類甚說得着何不接取他來下個說詞若得他回心轉意大大的燒個利市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訴以秉情劉四媽道老身是個女隨何嫌陸賈說得羅漢恩情婦娥想嫁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九媽道若得如此做姐的情願與你磕頭你多喫杯茶去免。

得說話時口乾劉四媽道老身天生這副海口便說
到明日還不乾哩劉四媽喫了幾杯茶轉到後樓只
見樓門緊閉劉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叫聲侄女美
娘聽得是四媽聲音便來開門兩下相見了四媽靠
卓朝下而坐美娘傍坐相陪四媽看他卓上鋪着
一幅細絹纔畫得個美人的臉兒還未曾着色四媽稱
贊道畫得好真是巧手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偏
生遇着你這一個伶俐女兒又好人物又好技藝就
是堆上幾千兩黃金滿臨安走遍司尋出個對兒麼
美娘道休得見笑今日甚風吹得姨娘到來劉四媽

道老身時常要來看你，只爲家務在身，不得空間。開得你恭喜梳弄了，今日偷空而來，特與九阿姐叫喜。美兒聽得提起梳弄二字，滿臉通紅，低着頭不來答應。到四媽知他害羞，便把椅兒搵上一步，將美娘的手兒牽着，叫聲我兒做小姐的，不是個軟殼雞，怎的這般嫩得緊似你？恁地怕羞？如何賺得大上銀子？美娘道：我要銀子做甚？四媽道：我兒，你便不要銀子，做娘的看得你長大成人，難道不要出本？自古道：靠山喫山，靠水喫水。九阿姐家有幾個扮頭，那一個趕得上你的腳跟來？一箇瓜只看得你是箇瓜種。九

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你是聰明伶俐的人也須識些輕重聞得你自梳弄之後一個客也不肯相接是甚麼意見都像你的意時一家人口似蜜一般那個把榮榮喂他做娘的擡舉你一分你也要與他爭口氣兒莫要反討眾丫頭們批點美娘道絲他批點怕怎地劉四媽道阿呀批點是個小事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麼美娘道行徑便怎的劉四媽道我們門戶人家喫着女兒穿着女兒用着女兒他待得一個像樣的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娘年紀幼小時巴不得風吹得大到得梳弄過後便是田

產成熟。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前門。迎新後門。送舊。張郎送米。李郎送柴。往來熱鬧。纔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美娘道。羞答答。我不做這樣事。劉四媽掩着口。格的笑了一聲。道。不做這樣事。可是錄得你的一家之中。有媽媽做主。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動不動。一頓皮鞭。打得你不生不死。那時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九阿姐一向不難為你。只可惜你聰明。標致的。從小嬌養的。要惜你的廉耻。存你的体面。方纔告訴我許多話。說你不識好歹。放着鬻毛。不知輕頂着磨子。不知重。心下好生不悅。教老身來勸你。你若執意。

不從惹他怪起。一時翻過臉來罵一頓打一頓。你待走上天去。凡事只怕個起頭。若打破了頭。時朝一頓暮一頓。那時熬這些痛苦。不過只得接客。却不把千金聲價弄得低微了。還要被姊妹中笑話。依我說。早桶已自落在他井裡。掙不起了。不如干歡萬喜。倒在娘的懷裡。落得自己快活。美娘道。奴是好人。家兒女誤落風塵。倘得姨娘主張。從良勝造九級浮圖。若要我倚門獻笑。送舊迎新。寧甘一死。決不情願。劉四媽道。我兒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怎麼說道不該。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同。美娘道。從良有甚不同之處。劉

計開中
行
如
牌
比
王
安
止
情
正

四媽道有個真從良有個假從良有個苦從良有個樂從良有個趁好的從良有個沒奈何的從良有個了從良有個不了的從良我兒耐心聽我分說如何叫做真從良犬凡才子必須佳人佳人必須才子方成佳配然而好事多磨往往求之不得幸然兩下相逢你合我愛割捨不下一個願討一個願嫁好像捉對的蚕蛾死也不放這個謂之真從良怎麼叫做假從良有等子弟愛着小娘小娘却不愛那子弟本心不願嫁他只把個嫁字兒哄他心熱撒漫使錢比及成交却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等痴心子弟明曉得小

娘心腸不對他，偏要娶他回去，拚着一生大錢動了
媽兒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強進門，心中不順，故意
不守家規，小則撒潑放肆，大則公然偷漢，人家容留
不得，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就依舊放他出來，為娼接客，
把從良二字，只當個換錢的題目，這個謂之假從良。
如何叫做若從良一般樣子？弟愛小娘，小娘不受，那
子弟却被他以勢凌之，嬌兒懼禍，已自許了，做小娘
的身，不辭主舍，淚而行，一入侯門，如海之深，家法又
嚴，擡頭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這個謂之苦從良。
如何叫做樂從良？做小娘的正當擇人之際，偶然相

交個子弟見他情性溫和家道富足又且大娘子素善無男無女指望他日過門與他生育就有主母之分以此嫁他國四日前安逸日後出身這個謂之樂從良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做小娘的風花雪月受用已勾趁這盛名之下求之者衆任我揀擇個十分滿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頭不致受人怠慢這個謂之趁好的從良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做小娘的原無從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強橫欺騙又或因債負太多將來賠償不起慚口氣不論好歹得嫁便嫁買靜求安藏身之法這謂之沒奈何的從

良如何叫做了從良小娘半老之際風波歷盡剛好
遇個老成的孤老兩下志同道合收繩捲索白頭到
老這個謂之了從良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一般你
貪我愛火熱的跟他却是一時之興沒有個長算或
者尊長不容或者大娘如忌關了幾場發回媽家追
取原銀又有個家道凋零養他不活苦守不過依舊
出來趕趁這謂之不了的從良美娘道如今奴家要
從良還是怎地好劉四媽道我兒老身教你個萬全
之策美娘道若蒙教導死不忘恩劉四媽道從良一
事入門爲淨況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就是今

更得過

說到此便
跌人也該

夜嫁人叫不得個黃花女兒千錯萬錯不該落于此
地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若
不幫他幾年起過千把銀子怎肯放你出門還有一
件你便要從良也須揀個好主兒這些臭嘴臭臉的
難道就跟他不成你如今一個客也不接曉得那個
該從那個不該從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做娘的沒
奈何尋個肯出錢的主兒賣你去做妾這也叫做從
良那主兒或是年老的或是貌醜的或是一字不識
的村牛你都不就發了一世比着把你料在水裡還
有摸錢的一聲響討得傍人叫一聲可惜候着老身

愚見還是俯從人願。憑着做娘的接客。似你恁般才貌。等閒的料也不敢相扳。無非是王孫公子貴客豪門。也不辱莫了你。一來風花雪月。趁着年少受用。二來作成媽兒起個家事。三來你自己也積趲些私房。免得日後求人。過了十年五載。遇個知心着意的。說得來。話得着。那時老身與你做媒。好模好樣的嫁去。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可不由得。其使美娘聽說。微笑而不言。對四媽已知美娘心中活動了。便道。老身句句是好話。你依着老身的話時。後來還要感激我哩。說罷起身。王九媽伏于樓門之外。一句句都聽得。

的美娘送到四媽出房。面撞着了九媽。滿面羞慙。縮身進去。王九媽隨着劉四媽再到前樓坐下。劉四媽道。姪女十分執意。被老身左說右說。一塊硬鐵。看滾滾做熱汁。你如今快快尋個覆帳的主兒。他必然肯就。那時做妹子的。再來賀喜。王九媽連連稱謝。是日備飯相待。盡醉而別。後來西湖上子弟們。又有隻掛枝兒。單說那王九媽說詞一節。

王九媽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便是女隨何雌陸。豈不信有這大才。說着長道着短。全沒些破敗。就是醉夢中。被你說得醒。就是聰明的。被你說得呆。

好個烈性的姑姑，也被你說得他心地改。

再說王美娘自聽了劉四媽一席話兒，思之有理，以後有客求見，欣然相接，覆帳之後，賓客如市，捱三頂五，不得空閒，聲價愈重。每一晚口銀十兩，兀自你爭我奪。王九媽趑了若干錢鈔，歡喜無限。美娘也留心要揀個心滿意足的，急切難得，正是

易求無價寶

難得有情郎

話分兩頭，再說臨安城清波門裡，有個開油店的朱十老，三年前過繼一個小廝，也是汴京逃難來的，姓秦，名重，母親早喪，父親秦良，十三歲上將他買了白

已在上天堂去做香火。朱十老四年老無嗣，又新死了媽媽，把秦重做親子，看成改名朱重，在店中學做買油生理。初時父子坐店甚好，後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十眠九坐，勞碌不得，另招個夥計叫做邢權，在店相幫。光陰似箭，不覺四年有餘。朱重長成一十七歲，生得一表人才，雖然已冠，尚未娶妻。那朱十老家有個使女，叫做蘭花，年已二十之外，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幾遍的到下鈎子去勾搭他，誰知朱重是個老實人，又且蘭花醜陋醜陋，朱重也看不上眼。以此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

別尋主顧就去勾搭那夥計。那權那權是望四之人，沒有老婆，一拍就上。兩個暗地偷情，不止一次。反性朱小官人礙眼，思量尋事趕他出門。那權與蘭花兩個裡應外合，使心設計。蘭花便在朱十老面前假意撇清，說小官人幾番調戲，好不老實。朱十老平時與蘭花也有一手，未免有拈酸之意。那權又將店中賣下的銀子藏過在朱十老面前說道：朱小官在外賭博，不長進。櫃裡銀子幾次短少，都是他偷去了。初次朱十老還不信，接連幾次，朱十老年老糊塗，沒有主意，就喚朱重過來責罵了一場。朱重是個聰明的孩

子已知那權與蘭花的計較，祇待分拆惹起是非不
小。萬一老者不聽，枉做惡人。心生一計，對朱十老說
道：店中生意淡薄，不消得二人。如今讓那主管坐店，
孩兒情愿挑擔子出去買油，買得多少，每日納還，可
不是兩重生意？朱十老心下也有許可之意。又被那
權說道：他不是要挑擔出去，幾年上偷銀子做私房，
身邊積趲有餘了，又惟你不與他定親，心中怨恨，不
願在此相幫。要討個出場，自去娶老婆，做人家哩。朱
十老嘆口氣道：我把他做親兒看成，他却如此反意。
皇天不祐罷罷，不是自身骨血，到底粘連不上，縣他

去罷遂將三兩銀子把與朱重打發出門寒夏衣服
和被窩都教他拿去這也是朱十老好處朱重料他
不肯收畱拜了四拜大哭而別正是

孝已殺身因謗語

申生喪命爲讒言

親生兒子猶如此

何惟螟蛉受枉冤

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不曾對兒子說却朱重出
了朱十老之門在衆安橋下賃了一間小小房兒放
下被窩等件買巨額兒鎖了門便往長街短巷訪求
父親逃走幾日全沒消息沒奈何只得放下在朱十
老家四年赤心忠良並無一毫私蓄只有臨行時打

發這三兩銀子，不勾本錢，做什麼生意好？左思右量，只有油行買賣是熱鬧。這些油坊多曾與他議熟，還去挑個賣油擔子，是個穩足的道路。當下置辦了油擔家火，剩下的銀兩都交付與油坊取油。那油坊裡認得朱小官是個老實好人，況且小小年紀，當初坐店，今朝挑擔上街，都因那夥計捉撥他出來，心中甚是不平，有心扶持他，只揀實清的上好淨油與他發。子上又明護他些，朱重得了這些便宜，自己轉買與人，也放些寬，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每日儘有些利息，又且儉喫食用，積下東西來，置辦些。

朱秦二姓
反改而定
須記著

日用家業及身上衣服之類並無妄廢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牽掛着父親思想向來叫做朱重誰知我是姓秦倘或父親來尋訪之時也沒有個因由遂復姓爲秦說話的假如上一等人有前程的要復本姓或具劄子奏過朝廷或賜白禮部太學國學等衙門將冊籍改正衆所共知一個賣油的復姓之時誰人曉得他有個道理把盛油的桶兒一面大大寫個秦字一面寫木梁二字將此桶做個標識使人一覽而知以此臨安市上曉得他本姓都呼他爲秦賣油特值二月天氣不暖不寒秦重聞知昭慶寺僧人要起

个九書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機來寺中賣油
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之名他的油比別人又
好又賤單單作成他所以一連這九日秦重只在昭
慶寺走動正是

刻薄不賺錢

忠厚不折本

這一日是第九日了秦重在寺出脫了油挑了空擔
出寺其日天氣晴明游人如蟻秦重遠河而行遙望
十景塘挑紅柳綠湖內畫船簫鼓往來游玩觀之不
足玩之有餘走了一回身子困倦轉到昭慶寺右邊
墻側寬處將擔兒放下坐在一塊石上歇腳近側有

個人家面湖而住，金漆籬門，裡面朱欄內一叢細竹，未知堂室何如。先見門庭清整，只見裡面三四個戴巾的從內而出，一個女娘後面相送到了門首，兩下把手一拱，說聲請了。那女娘竟進去了。秦重定睛觀之，此女容顏嬌麗，體態輕盈，目所未覩，惟惟的呆了半晌，身子都酥麻了。他原是個老實小官，不知有烟花行徑，心中疑惑，正不知是什麼人家。方在凝思之際，只見門內又走出個中年的媽媽，同着一個垂髫的丫鬟倚門閒看。那媽媽一眼瞧着油擔，便道：「阿呀，方纔要去買油，正好有油擔子在這裡，何不與他買。」

些。那丫鬟取了油瓶出來，走到油擔子邊，叫聲賣油的。秦重方纔知覺，回言道：「沒有油了。」媽媽要用油時，明日送來。那丫鬟也識得幾個字，看見油桶上寫個「秦」字，就對媽媽道：「那賣油的姓秦，媽媽也聽得人閉講，有個秦賣油做生意，甚是忠厚，遂分付秦重道：『我家每日要油用，你肯挑來時，與你做個主顧。』」秦重道：「承媽媽作成，不敢有誤。」那媽媽與丫鬟進去了。秦重心中想道：「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什麼人。我每日到他家賣油，莫說賺他利息，圖個飽看那女娘一回，也是前生福分。正欲挑擔起身，只見兩個驢夫抬着。」

一頂青絹轎的轎子，後邊跟着兩個小廝，飛也似跑
來到了其家門首，歇下轎子，那小廝走進裡面去了。
秦重道却又作住，看他接什麼人。少頃之間，只見兩
個丫鬟，一個捧着猩紅的氈包，一個拿着湘妃竹攢
花的拜匣，都交付與轎夫，放在轎座之下。那兩個小
廝手中，一個抱着琴囊，一個捧着幾個手卷，腕上掛
碧玉簫一枝，跟着起初的女娘出來。女娘上了轎，轎
夫抬起望舊路而去。丫鬟小廝俱隨轎步行。秦重又
得親炙一番，心中愈加疑惑，挑了油擔子，洋洋的去
不過幾步，只見臨河有一個酒館，秦重每常不喫酒

今日見了這女娘，心下又歡喜，又氣悶，將擔子放下，走進酒館，揀個小座頭坐了。酒保問道：「客人還是請客，還是獨酌？」泰重道：「上有上好的酒，拿來獨飲三杯，待新菜子。」一兩碟不用葷菜。酒保斟酒時，泰重問道：「那邊金漆籬門內，是什麼人家？」酒保道：「這是齊衙內的花園。如今王九媽住下。」泰重道：「方纔看見有個小娘子上轎，是什麼人？」酒保道：「這是有名的扮頭，叫做王美娘。人都稱爲花魁娘子。他原是汴京人，流落在此，吹彈歌舞，琴棋書畫，件件皆精。來往的都是大頭兒，要十兩放光，纔宿一夜哩。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

當初住在湧金門外，因樓房狹窄，齊舍人與他相厚，半載之前，把這花園借與他住。秦重聽得，說是汴京人，觸了個鄉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嘆了數杯，還了酒錢，挑了擔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道：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回，越發痴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懷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麼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癩蝦蟆在陰溝裡想看天鵝肉，喫如何到口。

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孫，我賣油的，縱
有了銀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聞得做
老郎的，專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
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豈有了銀子，
怕他不接？只是那里來這幾兩銀子？一路上胡思亂
想，自言自語，你道天地間有這等痴人。一個做小經
紀的本錢，只有三兩，却要把十兩銀子去標那名數，
可不是個春夢？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被他千思萬
想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他道：從明日爲始，逐日將本錢
扣出，餘下的積攢上去。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

右行工夫
了針

兩六錢之數，只消三年，這事便成了。若一日積得二分，只消得年半。若再多得些，二年也差不多了。想來想去，不覺走到家裡，開鎖進門，只因一路上想着許多閑事，回來看，了自家的床鋪，惻然無歡，連夜飯也不要喫，便上了床。這一夜翻來覆去，牽掛着美人，那裡睡得着。

只因月貌花容

引起心猿意馬

捱到天明，爬起來，就裝了油擔，煮早飯喫了，鎖了門，挑着擔子，一徑走到王九媽家去，進了門，却不敢直入，舒着頭往裡面張望。王九媽恰纔起床，還隱着頭，

正分付保兒買飯菜，秦重認得聲音，叫聲王媽。媽兀
媽往外一張見是秦重，袖笑道：「好忠厚人，果然不失
信。」便叫他挑擔進來，擲了一瓶，約有五斤多重。公道
還錢。秦重並不爭論。王九媽甚是歡喜道：「這瓶油只
勾我家兩日用，但隔一日，你便送來，我不往別處去
買了。」秦重應諾，挑擔而出。只恨不曾遇見花魁娘子，
且喜扳下主顧，少不得一次不見，二次見，二次不見，
三次見，只是一件，特爲王九媽一家挑這許多路來，
不是做生意的勾當。這昭慶寺是順路，今日寺中雖
然不做功德，難道尋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擔去問他。

若扳得各房頭做個主顧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那
一擔油儘勾出脫了秦重挑擔到寺內同時原來各
房和尚也正想着秦賣油來得正好多少不等各各
買他的油秦重與各房約定也是間一日便送油來
用這一日是個雙日自此日爲始但是單日秦重別
街道上做買賣但是雙日就走錢塘門這一路一出
錢塘門先到王九媽家裡以賣油爲名去看花魁娘
了有一日會見也有一日不會見不見時費了一場
思想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正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此情無盡期

再說秦重到了王九媽家多次，家中大大小小沒一個不認得是秦賣油。時光迅速，不覺一年有餘。日大日小，只揀足色細絲或積三分，或積二分，再少也積下一分，湊得幾錢，又打換大塊頭。日積月累，有了一大包銀子，零星湊集，連自己也不知多少。其日是單日，又值大雨，秦重不出去做買賣，看了這一大包銀子，心中也自喜歡。趁今日空閒，我把他上一上天平，見個數目，打個油傘，走到對門傾銀鋪裡，借天平兌銀。那銀匠好不輕薄，想着賣油的多少銀子，要架天平，只把個五兩頭等子與他，還怕用不着，頭紐壓緊。

重把銀包解開，都是散碎銀兩，大凡成錠的見少，散
碎的就見多。銀匠是小輩，眼孔極淺，見了許多銀子，
別是一番面目。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
忙架起天平，撥出若大若干，多法馬秦重，儘包而
兌。一釐不多，一釐不少。剛剛一十六兩之數。上秤便
是一斤。秦重心下想道：「除去了三兩本錢，餘下的做
一夜花柳之費，還是有餘。」又想道：「這樣散碎銀子，怎
好出手？」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下見成傾銀店中方圓，
何不釀成錠兒，還覺冠冕。當下兌足十兩，釀成一個。
足色大錠，再把一兩八錢，傾成水絲，一小錠，剩下四

兩二錢之數，拈一小塊，還了火錢。又將幾錢銀子，置下，鑲鞋，淨襪，新襪，一切萬字頭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買幾根安息香，薰了，又煮幾個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來。

雖非富貴豪華客

也是風流好後生

秦重打扮得齊齊整整，取銀兩藏于袖中，把房門鎖了，一逕望王九媽家而來。那一時，好不高興。及至到了門首，愧心復萌，想道：「時常挑了擔子，在他家買油，今日忽地去做閑客，如何開口？」正在躊躇之際，只聽得呀的一聲門响，王九媽走將出來，見了秦重，便道：

秦小官今日怎的不做生意，打扮得恁般濟楚，往那裡去貴幹事？到其間，秦重只得老着臉上，前拜媽。媽也不免還禮。秦重道：「小可竝無別事，專來拜望媽。」媽那鴛兒是老積年，見貌辨色，見秦重恁般裝束，又說拜望，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個丫頭，要闖一夜或是一會一個房。雖然不是個大勢主，菩薩搭在藍裏，便是菜，捉在藍裏，便是蟹。賺他錢，把銀子買蔥菜，也是好的。便滿臉堆下笑來，道：「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好處。」秦重道：「小可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只是不好啟齒。」王九媽道：「但說何妨？且請到廊下，客坐裡細講。」秦

重爲賣油。雖曾到王家。整百大這客。坐裡交條。還不曾與他屁股做個相識。今日是個會面之始。上九媽到了客坐。不免分賓而坐。對着內裡喚茶。少頃。丫鬟托出茶來。看時。却是秦賣油。正不知什麼緣故。媽媽恁般相待。格格低了頭。只管笑。王九媽看見。倒道有甚好笑。對客全沒些規矩。丫鬟止住笑。收了茶杯。自去。王九媽方纔開言問道。奈小官有甚話要對老身說。秦重道。沒有別話。要作媽媽宅上請一位姐姐。喫盃酒。兄九媽道。難道喫家酒。一定要闖了。你是個老實人。幾時動這風流之興。秦重道。小可的積蓄。也非

止一日九媽道我家這幾個姐姐都是你認得的不
知你中意那一位秦重道別個都不要單單要與花
魁娘子相處一宵九媽只道取笑他就變了臉道你
出言無度莫非奚落老娘麼秦重道小可是個老實
人豈有虛情九媽道糞桶也有兩個耳朵你豈不曉
得我家美兒的身價倒了你賣油的竈還不勾半夜
歇錢哩不如將就揀一個適與罷秦重把頭一縮舌
頭一伸道恁的好賣弄不敢動問你家花魁娘子一
夜歇錢要幾千兩九媽見他說要話却又叫喚作喜
帶笑而言道那要許多只要得十兩敲絲其他東道

雜費不在其內。泰重道原來如此，不為大事袖中摸
 出這禿禿禿一大錠，放光細絲銀子，遞與鵠兒道：「這
 一錠十兩，重足色足數，請媽媽收着，又摸出一小錠
 來，也遞與鵠兒，又道：「這一小錠重有二兩，相煩兩個
 小東望媽媽成就小可這件好事，生死不忘。日後再
 有孝順，九媽見了這錠大銀，已自不忍釋手，又恐怕
 他一時高興，日後沒了本錢，心中懊悔，也要儘他一
 句纔好。」便道：「這十兩銀子，你做經紀的人，積欠不易，
 還要三思而行。」泰重道：「小可主意已定，不要你老人
 家費心。」九媽把這兩錠銀子收于袖中，道：「是便是了。」

還有許多煩難哩。秦重道：媽媽是一家之主，有甚煩難？九媽道：我家美兒往來的都是王孫公子、富室豪家，真個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豈不認得你是做經紀的秦小官，如何肯接你？秦重道：但憑媽媽怎的委曲宛轉，成全共事。大恩不敢有忘。九媽見他十分堅心，肩頭一皺，計上心來，扯開笑口道：老身已替你排下計策，只看你緣法如何做得成。不要去做不成，不要做美兒。昨日在李學士家陪酒，還未曾回。今日是黃衙內約下遊湖，明日是張山人一班清客邀他做詩社。後日是韓尚書的公子數日前送下東

道在這裡你且到大後日來看還有句話這幾日你
且不要來我家賣油預先留下個體面又有句話你
穿着一身的布衣布裳不像個上等闊客再來時換
件綢段衣服教這些丫頭們認不出你是秦小官老
娘也好與你裝說秦重道小可一一理會得說罷作
別出門且歇這三日生理不去買油到典舖裡買了
一件兒成斗新不舊的綢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間走
演習斯文模樣正是

未識花院行藏

先習孔門規矩

丟過那三日不題到第四日起個清早便到王九媽

家去。去得太早。門還未開。意欲轉一轉再來。這番粧扮希奇。不敢到昭慶寺去。恐怕和尚們批點。且到十景塘散步良久。又趲轉來。王九媽家門已開了。那門前却安頓得有轎馬。門內有許多僕從。在那裡閑坐。秦重雖然老實。心下到也乖巧。且不進門。悄悄的招那馬夫問道。這轎馬是誰家的。馬夫道。韓府裡來接公子的。秦重已知韓公子夜來留宿。此時還未曾別。重復轉身到一個飯店之中。喫了些。見成茶飯。又坐了一回。方纔到王家探信。只見門前轎馬已自去了。進得門時。王九媽迎着便道。老身得罪。今日又不得。

工夫了。恰纔韓公子拉去東庄賞早梅。他是個長闊老身。不好違拘。聞得說來。日還要到靈隱寺訪個棋師賭棋哩。齊衙內又來約過兩三次了。這是我家用主。又是辭不得的。他來時。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連老身也定不得個日子。秦小官你真個要闌。只索耐心再等幾時。不然前日的尊賜。分毫不動。要便奉還。秦重道。只怕媽媽不作成。若還遲終無失。就是一萬年。小可也情願等着。九媽道。恁地時。老身便好張主。秦重作別方。欲起身。九媽又道。秦小官人。老身還有句話。你下次若來討信。不要早了。約莫申牌時。必有。

客沒客老身把個實信與你。到是越晏些越好。這是一
老身的鈔用。你休錯恠。秦重連聲道。不敢不敢。這一
日。秦重不曾做買賣。次日整理油擔。挑往別處去生
理。不走錢塘門一路。每日生意做完。傍晚時分。就打
扮齊整。到王九媽家探信。只是不得工夫。又空走了
一月有餘。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大雪方霽。西風過
後。積雪成冰。好不寒冷。却喜地下乾燥。秦重做了大
半日買賣。如前打扮。又去探信。王九媽笑容可掬。迎
着道。今日你造化。已是九分九釐子。秦重道。這一釐
是欠着什麼。九媽道。這一釐麼。正主兒還不在家。秦

重道可回來麼九媽道今日是俞太尉家賞雪筵席就備在湖船之內俞太尉是七十歲的老人家風月之事已自沒分原說過黃昏送來你且到新人房裡與杯盞風酒慢慢的等他秦重道煩媽媽引路王九媽引着秦重等彎曲曲走過許多房頭到一個所在不是樓房却是個平屋三間甚是高爽左一間是丫鬟的空房一般有床榻卓椅之類却是備官舖的右一間是花魁娘子臥室鎖着在那裡兩旁又有耳房中間客座上面掛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傳山古銅爐燒着龍涎香側出傍着卓擺設些古玩壁上貼着

多詩稿秦重愧非文人不敢細看心下想道外房如此整齊內室鋪陳必然華麗今夜儘我受用十兩一夜也不爲多九媽讓秦小官坐于客位自己主位折陪少頃之間丫鬟掌燈過來擡下一張八仙桌兒六碗時新果子一架攢盒佳餚美饌未計到口香氣撲人九媽執盞相勸道今日衆小女都有客老身只得自陪請開懷暢飲幾杯秦重酒量本不高況兼正事在心只喫半杯喫了一會便推不飲九媽道秦小官想餓了且用些飯再喫酒丫鬟捧着雪花白米飯一喫一添放于秦重面前就是一盞雞和湯鴛兒量高

不用飯以酒相陪。秦重喫了一碗，就放筋。九媽道：「夜長哩，再請些。」秦重又添了半碗。丫鬟提個行燈來說：「浴湯熱了，請客官洗浴。」秦重原是洗過澡來的，不敢推托，只得又到浴堂。肥皂香湯洗了一遍，重復穿衣入坐。九媽命撤去餚盒，用煖鍋下酒。此時黃昏已絕，昭慶寺裡的鐘都撞過了。美娘尚未回來。

玉人何處貪歡聚

等得情郎望眼穿

常言道：等人心急。秦重不見表子回家，好生氣悶。却被兒夾七夾八，說些風話勸酒，不覺又過了一更。天氣只聽外面熱鬧，却是花魁娘子回家。丫鬟

先來報了九媽連忙起身出迎秦重也離坐而立只
見美娘哭得大醉侍女扶將進來到于門首醉眼朦
朧看見房中燈燭輝煌杯盤狼藉立住腳問道誰在
這裡哭酒九媽道我兒便是我向日與你說的那秦
小官人他心中慕你多時的送過禮來因你不得工
夫搭問他一月有餘了你今日幸而得空做娘的留
匪在此伴你美娘道臨安郡中並不聞說起有什麼
秦小官人我不去接他轉身便走九媽雙手托開卽
忙攔住道他是個志誠好人娘不誤你美娘只得轉
身纔跨進房門抬頭一看那人有些面善一時醉了

急切叫不出來，便道：「娘，這個人我認得他的，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九媽道：「我兒，這是湧金門內開設舖的秦小官人。當初我們住在湧金門時，想你也曾會過。故此面善。你莫識認錯了。」做娘的見他來意志誠，一時許了他，不好失信。你看做娘的面上，胡亂留他一晚。做娘的曉得不是了，明日却與你陪禮。一頭說，一頭推着美娘的肩頭向前。美娘拘媽媽不過，只得進房相見。正是：

千般難出虎婆口

萬般難脫虎婆手

饒君縱有萬千般

不如眼背虎婆走

這些言語秦重一句句都聽得，作爲不聞。美娘勸福過了，坐了側首仔細看着秦重，好生疑惑，心裡甚是不悅。嘿，嘿，無言。喚丫鬟將熱酒來，斟着大鍾。鴛兒只道他敬客，却自家一飲而盡。九媽道：「我兒醉了，少喫些麼？」美兒那裡依他，答應道：「我不醉。」一連喫上十來杯。這是酒後之酒，醉中之醉，自覺立腳不住，喚丫鬟開了臥房，點上銀釭，也不卸頭，也不解帶，躍脫了綉鞋，和衣上床，倒身而臥。鴛兒見女兒如此做作，甚不過意。對秦重道：「小女平日慣了他，專會使性。今日他心中不知爲什麼，有些不自在，却不干你事，休得見。」

惟秦重道小可，豈敢。鴛兒又勸了秦重幾杯酒。秦重再三告止。鴛兒送入臥房，向耳傍分付道：「那人醉了，放溫存些。」又叫道：「我兒起來，脫了衣服，好好的睡。」美娘已在夢中，全不答應。鴛兒只得去了。丫鬟收拾了杯盤之類，抹了桌子，叫聲秦小官人安置罷。秦重道：「有熱茶要一壺。」丫鬟泡了一壺濃茶，送進房裡，帶轉房門，自去耳房中安歇。秦重看美娘時，面對裡床，睡得正熟，把錦被壓在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驚醒他，忽見欄杆上又放着一床大紅紬絲的錦被，輕輕的取下，蓋在美兒身上，把銀燈挑得

亮亮的取了這壺熱茶脫鞋上床。摺在美娘身邊。左手摺着茶壺。在懷。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閉。一閉正是。

未曾握雨携雲

也弄假香倚玉

却說美娘睡到半夜醒將轉來自覺酒力不勝胸中似有滿溢之狀爬起來坐在被窩中垂著頭只管打乾噦秦重慌忙也坐起來知他要吐放下茶壺用手撫摩其背良久美娘喉間忍不住吐了說時遲那時快美娘放開喉嚨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窩把自己道袍的袖子張開罩在他背上美娘不知所以盡情一嘔。

嘔畢還閉着眼討茶嚙口。秦重下床將道袍輕輕脫下，放在地氈之上，摸茶盞還是煖的，斟上一碗香噴噴的濃茶，遞與美娘。美娘連喫了二碗，胸中雖然覺豪燥，身子兀自倦怠，仍舊倒下，向裀畔去了。秦重脫下道袍將吐下一袖的膽膽，重重裹着，放于床側。倏然上床，恹恹似初美娘那一覺，直睡到天明方醒。翻身轉來，見傍邊睡着一人，問道：「你是那個？」秦重答道：「小可姓秦，美娘想起夜來之事，恍恍惚惚，不甚記得真了，便道我夜來好醉。」秦重道：「也不甚醉。」又問：「可曾吐麼？」秦重道：「不曾。」美娘道：「這樣還好，又想一想起。」

我記得曾吐過的，又記得曾喫過茶來，難道做夢不成？秦重方纔說道：是曾吐來，小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盞暖在懷裡，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棄，飲了兩盃，美娘大驚道：「臟巴巴的吐在那裡？」秦重道：「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美娘道：「如今在那裡？」秦重道：「連衣服繫着，藏過在那裡。」美娘道：「可惜壞了你一件衣服。」秦重道：「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餘瀝，美娘聽說，心下想道：有這般談趣的人，心裡已有四五分歡喜了。」此時天色大明，美娘起身下床，小

解看着秦重猛然想起是秦買油遂問道你實對我說是什麼樣人爲何昨夜在此秦重道承花魁娘子下問小子怎敢妄言小可實是常來宅上賣油的秦重遂將初次看見送客又看見上轎心下想慕之極及積趙園錢之事備細述了一遍夜來得親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滿意足美娘聽說愈加可憐道我昨夜酒醉不曾招接得你你乾折了許多銀子莫不懊悔秦重道小娘子天上神仙小可惟恐伏侍不周但不見貴已爲萬幸況敢有非意之望美娘道你做經紀的人積下些銀兩何不留下養家此地不是

你來往的，秦重道：「小可單只一身，並無妻小。」美娘頓了一頓，便道：「你今日去了他日還來麼？」秦重道：「這昨宵相親一夜，已慰生平，豈敢又作癡想？」美娘想道：「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且知情識趣，隱惡揚善，千百中難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輩，苦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事之。」正在沉吟之際，丫鬟捧盥臉水進來，又是兩碗姜湯。秦重洗了臉，因夜來未曾脫幘，不用梳頭，呷了幾口姜湯，便要告別。美娘道：「少住，不妨，還有話說。」秦重道：「小可仰慕花魁娘子，在傍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爲人豈不自插？」夜來在此，實是大

膽。惟恐他人知道。有點芳名。還是早些去了。安穩。美娘點了一點頭。打發了髮出房。恹恹的開了減粧。取出二十兩銀子。送與秦重道。昨夜難爲了你。這銀兩權奉爲資本。莫對人說。秦重那裡肯受。美娘道。我的銀子來路容易。這些須酬你一宵之情。休得固避。若本錢缺少。異日還有助你之處。那件污穢的衣服。我抖了。發滴洗乾淨了。還你罷。秦重道。粗衣不煩。小娘子費心。小可自會滴洗。只是領賜不當。美娘道。說那里話。將銀子揷在秦重袖內。推他轉身。秦重料難推却。只將受了。深深作揖。施了。脫下這件醜服。道。抱走。

出房門打從搗兒房前經過搗兒看見呼聲媽媽秦小官去了王九媽正在淨桶上解手口中叫道秦小官如何去得恁早秦重道有些賤事改日特來稱謝不說秦重去了且說美娘與秦重雖然沒點相干見他一片誠心去後好不過意這一日因害酒醉了客在家將息千個萬個孤老都不想倒把秦重整整的想了一日有掛枝兒爲證

俏冤家須不是串花家的子弟你是個做經紀本分人兒那匡你會溫存能軟款知心知意料你不是個使性的料你不是個薄情的幾番待放下思

量也。又不覺思量起。

話分兩頭，再說那權在朱十老案，與蘭花情熟，見朱十老病廢在床，全無顧忌。十老發作了幾場，兩個商量出一條計策來。俟夜靜更深，將店中資本席卷雙雙的挑之。天天不知去向。天日天明，十老方知，央及隣里出了個失單，尋訪數日，並無動靜。深悔當日不合爲那權所惑，逐了朱重。如今日久，見人心聞說朱重貨居衆安橋下，挑擔賣油，不如仍舊收拾他回來。老死有靠，只怕他記恨在心，教隣舍好生勸他回家。但記好莫記惡。奈重一聞此言，卽日收拾了家火，搬

回十老家親相見之間痛哭了一場。十老將所存家
索盡數交付泰重。泰重自家又有二十餘兩本錢。重
盤店面坐櫃賣油。因在朱家仍稱朱重。不用泰字。不
上一月。十老病重。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朱重捶胸大
慟。如親父一般。殯殮成服。七七做了些好事。朱家祖
墳在清波門外。朱重舉哀安葬。事事成禮。隣里皆稱
其厚德。事定之後。仍先開舖。原來這油舖是個老店。
從來生意原好。却被那權刻利存私。將上頭弄斷了。
多少。今見朱小官在店。誰家不來作成。所以生理比
前越盛。朱重單身獨自。急切要尋個老成幫手。有個

慣做中人的叫做金中忽一日引着一個五十餘歲的人來原來那人正是莘善在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因那年避亂南奔被官兵冲散了女兒瑤琴夫妻兩口妻妻惶惶東逃西竄胡亂的過了幾年今日聞臨安興旺南渡人民大半安插在被誠恐女兒流落此地特來尋訪又沒消息身邊盤纏用盡欠了飯錢被飯店中終日赶逐無可奈何偶然聽見金中說起朱家油舖要尋個賣油幫手自己曾開過六陳舖子賣油之事都則在行況朱小官原是汴京人又是鄉里故此央金中引薦到來朱重問了箇細鄉人見鄉

人不覺感佩。既然後處投奔你老夫妻兩口只住在
我身邊。只當個鄉親相處。慢慢的訪着令愛消息。再
作區處。當下取兩貫錢。把與莘善去還了飯錢。連渾
家阮氏也領將來。與朱重相見了。收拾一間空房。安
頓他老夫妻在內。兩口兒也盡心竭力。內外相幫。朱
重甚是歡喜。光陰似箭。不覺一年有餘。多有人見朱
小官年長未娶。家道又好。做人又志誠。情願白白把
女兒送他爲妻。朱重因見了花魁娘子十分容貌。等
閑的不看。在腹立心要訪求個出色的女子。方纔肯
成親。以此日復一日。擔閣下去。正是

曾觀滄海難爲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再說王美娘在九媽家盛名之下，朝歡暮樂，真個口
厭肥甘，身嫌錦繡，然雖如此，每遇不如意之處，或是
子弟們任性使性，哭鬧挑槽，或自己病中，醉後半夜
三更，沒人疼熱，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處來，只恨無
緣再會，也是他桃花運盡，合當變更。一年之後，生出一
段事端來，却說臨安城中有個吳八公子，父親吳
岳，見爲福州太守，這吳八公子新從父親任上回來，
廣有金銀，平昔間也喜賭錢喫酒，三瓦兩舍走動，聞
得花魁娘子之名，未曾識面，屢屢遣人來約，欲要圖

他美娘聞他氣憤不好，不願相接，托故推辭，非止一次。那吳八公子也曾和着閑漢們，親到王九媽家幾番，都不曾會。其時清明節屆，家家掃墓，處處踏青。美娘因連日送春困倦，且是積下許多詩畫之債，未會完得。分付家中一應客來，都與我辭去，開了房門，焚起一爐好香，擺設文房四寶，方欲舉筆，只聽得外面沸騰，却是吳八公子領着十餘個狠漢，來按美娘遊湖。因見鴛兒每次回他，在中堂行兇，打家打火，亂鬧到美娘房前，只見房門鎖閉，原來妓家有個回客法兒。小娘躲在房內，却把房門反鎖，支吾客人，只推不

在那老實的就被他哄過了吳公子是慣家這些套子怎地瞞得分付家人扭斷了鎖把房門一脚踢開美娘躲身不迭被公子看見不由分說教兩個家人左右牽手從房內直拖出房外來口中兀自亂嚷亂罵王九媽欲待上前陪禮解勸看見勢頭不好只得閃過家中大小躲得沒半個影兒吳家狼僕牽着美娘出了王家大門不管他穿鞋窄小望街上飛跑八公子在後揚揚得意直到西湖口將美娘攬下了湖船方纔放手美娘十二歲到王家錦綉中養成珍寶般供養何曾受恁般凌賤下了船對着船頭掩面大

哭吳八公子全不放下面皮氣忿忿的像開雲長單
刀赴會一把交椅朝外面坐狼僕侍立于傍一面分
付開船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一個不住小賤人小
娼棍不受人擡舉再哭時就討打了美娘那里怕他
哭之不已船至湖心亭吳八公子分付擺盒在亭子
內自己先上去了却分付家人叫那小賤人來陪酒
美娘抱住了鬪子那里肯去只是嚎哭吳八公子也
覺沒興自己哭了幾杯淡酒收拾下船自來扯美娘
美娘雙腳亂跳哭聲愈高八公子大怒教狼僕拔去
替耳美娘蓬著頭跑到船頭上就要投水被家童們

快作公子道你撒賴便怕你不成就是死了也只費
得我幾兩銀子不爲大事只是送你一條性命也是
罪過你住了啼哭時我就放你回去不難爲你美娘
聽說放他回去真個住了哭入公子分付移船到清
波門外僻靜之處將美娘繡鞋脫下去其屢脚露出
一對金蓮如兩條玉笋相似教狼僕扶他上岸罵道
小賤人你有本事自走回家我却没人相送說罷一
篙子撐開再向湖中而去正是

焚琴煮鶴從來有

惜玉憐香幾個知

美娘赤了脚寸步難行思想自己才貌兩全只爲落

于風塵受此輕賤平昔枉自結識許多王孫貴客急切用他不若受了這般凌辱就是回去如何做人到不如一死爲高只是死得沒些名目枉自享個盛名到此地位看着村莊婦人也勝我十二分這都是劉四媽這個花嘴哄我落坑墮壑豈有今日自古紅顏薄命亦未必知我之甚越思越苦放聲大哭事有偶然却好來市那日到清波門外來十老頭墳上祭掃過不日祭掃物下船自己步回從此徑過聞得哭聲上前看時雖然蓬頭垢面那玉貌花容從下無雨如何不認得喫了一驚道花魁娘子如何這般模樣美

興正極矣
不名肉麻

嬾哀哭之際，聽得聲音，厥熱止啼，而看原來，正是知
情識趣的秦小官。美娘當此之際，如見親人，不覺傾
心吐膽，告訴他一番。朱重心中十分疼痛，亦爲之流
淚。袖中帶得有白綾汗巾一條，約有五尺多長，取出
劈半扯開，奉與美娘繫腳，親手與他拭淚，又與他挽
起青絲，再三把好言寬解，等待美娘哭定，他去喚個
煖轎，請美娘坐了，自己步送，直到王九媽家。九媽不
得女兒消息，在四處打探，慌迫之際，見秦小官送女
兒回來，分明送一顆夜明珠，還他如何不喜。況且媽
兒一向不見，奉重轎油上門，多曾聽得人說，他承受

人情行日
不獨技家
然如此
人情即
已姓家胡
不可

士乃知已
青地女位
已已名

了朱家的店業，手頭活動體面，又比前不同自然刮
目相待。又見女兒這等模樣，問其緣故，已知女兒喫
了大苦，全虧了秦小官深深拜謝，設酒相待。日已向
曉，秦重略飲數杯，起身作別。美娘如何肯放道：我一
向有心于你，恨不得你見面，今日定然不放你空去。
鴛兒也來挽留，秦重喜出望外，是夜美娘吹彈歌舞，
曲盡生平之技，奉承秦重。秦重如做了一個遊仙好
夢，喜得魄蕩魂消，手舞足蹈，夜深酒闌，二人相挽就
寢雲雨之事，其美滿更不必言。

一個是足力後生，一個是慣情女子。這邊說三年，

懷想費幾多役夢勞魂那邊說一夜相思苦能作
粘皮貼肉一個謝前番幫襯合今番恩上加恩
個謝今夜總成比前夜夜中添笑紅粉妓館綢綉
盒羅伯留痕賣油郎打發油瓶被窩沾濕可笑村
兒乾折本作成小丫弄風流

雲雨已罷美娘道我有句心腹之言與你說你休得
推托泰重道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時就赴湯蹈火
亦所不辭豈有推托之理美娘道我要嫁你泰重笑
道小娘子就嫁一萬個也還不數到小可頭上休得
反誤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美娘道這話實是真心

怎說取笑二字我自十四歲被媽媽灌醉梳妝過了此時便要從良只爲未曾相處得人不辨好歹恐悞了終身大事以後相處的雖多都是豪華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那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看來看去只有你是個志誠君子。況聞你尚未娶親若不嫌我烟花賤真情願舉案齊眉白頭奉侍你若不允之時我就將三尺白羅死于君前表白我這片誠心也強如昨日死于村郎之手沒名沒目惹人笑話說罷嗚嗚的哭將起來秦重道小娘子休得悲傷小可承小娘子錯愛將天就地求之不得豈敢推托

此上八家
漫列四書
聚珍

只是小娘子千金聲價小可家貧力薄如何擺布也是力不從心下美娘道這却不妨不瞞你說我只爲從良一事預先積蓄些東西寄頓在外贖身之費一毫不費你心力泰重道就是小娘子自己贖身平昔住慣了高堂大厦享用了錦衣玉食在小可家如何過活美娘道布衣蔬食死面無怨泰重道小娘子雖然只怕媽媽不從美娘道我自有道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個直說到天明原來黃翰林衙內韓尚書的公子齊太尉的舍人這幾箇相知的人家美娘都寄頓得有箇龍美娘只推要用陸續取到密地約

下秦重教他收置在家，然後一乘轎子，擡到劉四媽家，訴以從良之事。劉四媽道：「此事老身前日原說過的，只是年紀還早，又不知你要從那一個美娘道。姨娘，你莫管是甚人，少不得依着姨娘的言語，是個真從良樂從良了。從良不是那不真不假，不丁不絕的勾當。只要姨娘肯開口時，不愁媽媽不允做姪女的。別沒孝順，只有十兩金子，奉與姨娘，胡亂打些釵子，是必在媽媽前做個方便。事成之時，媒禮在外。劉四媽看見這金子，笑得眼兒沒縫，便道：「自家兒女又是美事，如何要你的東西？這金子權時領下，只當與你。」

收藏此事都在老身身上。只是你的娘把你當個侄錢之樹等閒也不輕放你出去。怕不要一把銀子。那主兒可是肯出手的麼。也得老身見他。一旦與他講通方好。美娘道。娘莫管閒事。只當你姪女自家贖身便了。劉四媽道。媽媽可曉得。你到我家來。美娘道。不曉得。四媽道。你且在我家便。暫待老身先到你家。與媽媽講。講得通時。然後來報你。劉四媽顧乘轎子。擡到王九媽家。九媽相迎入內。劉四媽問起吳八公子之事。九媽告訴了一遍。四媽道。我們行戶人家。到是養成個半低不高的丫頭。儘可賺錢。又且安穩。不

會說口一
步一

說什麼客就接不到是日日不空的好女只爲名
大了好銀一塊煮魚落地馬蟻兒都要鑽他雖然熱
鬧却也不得自在說便許多一夜也只是個虛名那
些王孫公子來一過動不動有幾個幫閑連竹連日
好不費事跟隨的人又不少個個要奉不得他到一
些不到之處口裡就出粗哩噠囉噠的罵人還要暗
損你家火又不妨告訴得他家主受了若干悶氣況
且山人墨客詩社棋社少不得一月之內又有幾月
官身這些富貴子弟你爭我奪依了張家違了李家
一邊喜少不得一邊恨了就是吳八公子這一個風

爲時商賈
勸與教養
兄出體

醒世恒言

卷三

波。嚇。殺。人。的。萬。一。失。蹊。却。不。連。本。送。了。官。官。人。家。與。
他。打。官。司。不。成。只。索。忍。氣。吞。聲。今。日。還。虧。着。你。家。查。
烟。高。太。平。沒。事。一。個。霹。靂。空。中。過。去。了。倘。然。山。高。水。
低。悔。之。無。及。妹。子。聞。得。吳。入。公。子。不。壞。好。意。還。要。與。
你。家。索。鬧。姪。女。的。性。氣。又。不。好。不。肯。奉。承。人。第。一。這。
一。件。乃。是。個。惹。禍。之。本。九。媽。道。便。是。這。件。老。身。好。不。
擔。憂。就。是。這。八。公。子。也。是。有。名。有。稱。的。人。又。不。是。下。
賤。之。人。這。丫。頭。抵。死。不。肯。接。他。惹。出。這。場。寡。氣。當。初。
他。年。紀。小。時。還。聽。人。教。訓。如。今。有。了。個。虛。名。被。這。些。
貴。子。弟。誘。他。笑。他。慣。了。他。情。性。驕。了。他。氣。質。動。不。

動自作自主逢着客來他要接便接他若情願賒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他轉劉四媽道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都則如此王九媽道我如今與你商議倘若有個肯出錢的不如賣了他去到得乾淨省得終身擔着鬼胎過日劉四媽道此言甚妙賣了他一個就計得五六個若湊巧撞得着相應的十來個也討得的這等便宜事如何不做王九媽道老身也曾算計過來那些有勢有力的不肯出錢專要計人便宜及至肯出幾兩銀子的女兒又嫌好道歉做張做智的不肯若有好主兒轉子做媒作成則個倘若這了

頭不肯時，還求你攪撮這丫頭做娘的話，也不聽。只你說得他信，話得他轉，到四媽呵呵大笑道：做妹子的此來，正為與姪女做媒。你要許多銀子，便肯放他出門？九媽道：妹子你是明理的人，我門這行戶中，只有賤買那有賤賣？況且美兒數年盛名滿臨安，誰不知他是花魁娘子？難道三百四百就客他走動？少不得要他千金。到四媽道：待妹子去請，若肯出這個數目，做妹子的便來多口。若合不着時，就不來了。臨行時，又故意問道：姪女今日在那裡？上九媽道：不要說起，自從那日，哭了一哭，人公子的虧，怕他還來淘氣。

終日裡擡個轎子各宅去分訴前日在齊太尉家昨日在黃翰林家今日又不知在那家去了劉四媽道有了你老人家做主按定了坐落星也不容姪女不肯萬一不肯時做妹子自會勸他只是尋得主顧來你却莫要捉班做勢九媽道一言既出並無他說九媽送至門首劉四媽叫聲咕噪上轎去了這纔是

數黑論黃雌陸賈

說長話短女隨何

若還都像虔婆口

尺水能興萬丈波

劉四媽回到家中與美娘說道我對你媽媽如此說這般講你媽媽已自肯了只要銀子見面這事立地

偶成美娘道銀子已會辦下明日姨娘千萬到我家
來玉成其事不要冷了場改日又費講四媽道既然
約定老身自然到宅美娘別了劉四媽回家一字不
題次日午牌時分劉四媽果然來了王九媽問道所
事如何四媽道十有人九只不曾與姪女說過四媽
來到美娘房中兩下相呼了講了一回說話四媽道
你的主兒到了不曾那話兒在那裡美娘指着床頭
道在這幾隻皮箱裡美娘把五六隻皮箱一時都開
了五十兩一封搬出十三四封來又把些金珠寶玉
算價足勾千金之數把個劉四媽驚得眼中出火口

內流淚想道小小年紀這等有肚腸不知如何設法
積下許多東西我家這幾個粉頭一般接客趕得着
他。那裡不要說不會生發就是有幾文錢在荷包裡
閒時買瓜子。糖兒。喫兩條腳帶破了。還要。做媽
的。與他買布哩。偏生九阿姐造化討得着。牛時。賺了
若干錢鈔。臨出門還有這一主大財。又是取諸宮中
不勞餘力。這是心中暗想之語。却不曾說出來。美娘
見劉四媽沉吟。只道他作難。索謝慌忙又取出四疋
潞紬兩股寶釵一對鳳頭玉簪放在桌上。道這幾件
東西奉與姨娘為伐木之敬。劉四媽歡天喜地對王

到四為說
話句句入
信以爲
無不替

此一段
此一段
此一段

九媽說道：「姪女情願自家贖身，一般身體，並不短少分毫，比着孤老贖身更好，也得閒淡，們從中說合，費酒費漿，還要加一加二的謝他。」王九媽聽得，說女兒床箱內有許多東西，到有個啼然之色，你道却是爲何？世間只有鴿兒最狠，做小娘的，設法些東西都送到他手裡，纔是快活，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籠內，鴿兒曉得些風聲，專等女兒出門，換開鎖鑰，翻箱倒籠，取個罄空，只爲美娘盛名之下，相父都是大頭兒，替做娘的，掙得錢鈔，又且性格有些古怪，等閒不敢觸他，故此臥房裡，而鴿兒的脚也不擗進去，誰知他如此。

有錢劉四媽見九媽顏色不善便猜着了連哄道九
阿姐你休得三心兩意這些東西就是姪女自家積
下的也不是你本分之錢他若肯花費時他花費了
或是他不長進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你也那裡
知道這還是他做家的好處況且小娘自己手中沒
有錢鈔臨到從良之際難道赤身將他出門少不得
頭上脚下都要收拾得光鮮等他好去別人家做人
如今他自家拿得出這些東西料然一條一條不費
你的心這一主銀子是你完完全全贖在腰胯裡的
他就照身出去怕不是你女兒倘然他押付好時時

月節，怕他不來，孝順你，就是嫁了人，時他，又沒有親爹親娘，你也還去做得着他的外婆，受用處正有哩，只這一套話，說得王九媽心中，突然當下應允。劉四媽就去搬出銀子，一封封兌過，交付與九媽，又把這些金珠寶玉，逐件指物作價，對九媽說道：「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些價錢，若換與人，還便宜得幾十兩銀子。」王九媽雖是個鴿兒，到是個老實頭，但憑劉四媽說話，無有不納。劉四媽見王九媽收了這主東西，便叫亡八寫了婚書，交付與美兒。美兒道：「起，姨娘在此，奴家就拜別了爹媽，出門，借姨娘家住。」

一兩日擇吉從吳未知姨嫂允否。劉四媽得了美娘許多謝禮，生怕九媽翻悔，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門，完成一事，便道：「正該如此。」當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臺、拜匣、皮箱、鋪蓋之類，但是搗兒家中之物，一毫不動，收拾已完，隨着四媽出房拜別了假爹假媽。和那姨娘行中都相叫了王九媽一般，哭了幾聲。美娘喚人挑了行李，欣然上轎，同劉四媽到劉家去。四媽出一間幽靜的好房，頓下美娘行李。衆小娘都來與美娘叫喜。是晚朱重差、莘莘到劉四媽家討信，已知美娘贖身出來，擇了吉日，笙簫鼓樂娶親。劉四媽

就做大媒送親，朱重與花魁娘子花燭洞房，歡喜無限。

雖然舊事風流

不減新婚佳趣

次日，華善老夫婦請新人相見，各各相認，喚了一聲，問起根由。華親三日，抱頭而哭。朱重方纔認得是丈人丈母，請他上坐。夫妻二人重新月見，親睦間，知無不駭然。是日，整備筵席，受賀兩重之喜，飲酒盡歡而散。三朝之後，美娘教丈夫備下幾副厚禮，分送舊相知各宅，以酬其寄帕箱籠之恩，并報他從良信息。此是美娘有始有終，處王九媽到四媽家，各有禮物相

送無不感激滿月之後美娘將箱籠打開內中都是黃白之資吳綾蜀錦何止百計共有三千餘金都將匙鑰交付丈夫慢慢的買房置產整頓家當油鹽生理都是丈人革公管理不上一年把家業掙得化歸殷相似駢奴使婢甚有氣象朱重感謝天地神明保佑之德發心下各寺廟喜捨合殿油燭一套供琉璃燈油三個月齋戒沐浴親往拈香禮拜先從昭慶寺起其他靈隱法相淨慈天竺等寺以次而行就中單說天竺寺是觀音大士的香火有上天竺中人竺下天竺三處香火俱盛却是山路不通舟楫朱重叫從

人挑了一塔香燭三指清油自己乘轎而往先到上天竺來寺僧迎接上殿老香火秦公點燭添香此時朱重居移氣養移體儀容魁岸非復幼時面目奈公那裡認得他是兒子只因油桶上有個大大的奈字又有汁梁二字心中甚以爲奇也是天然秦巧剛剛到上天竺偏用着這兩隻油桶朱重拈香已畢秦公托出茶盤主僧奉茶秦公問道不敢動問施主這油桶上爲何有此三字朱重聽得問聲帶着汁梁人的土音忙問道老香火你問他怎麼莫非也是汁梁人麼秦公道正是朱重道你甚姓名誰爲何在此出家

共有幾年了。秦公把自己姓名鄉里，細細告訴。某年上避兵來此，因無活計，將十三歲的兒子秦重，過繼與朱家。如今有八年之遠，一向爲年老多病，不曾下山問得信息。朱重一把抱住，放聲大哭道：「孩兒便是秦重，向在朱家挑油買賣，正爲要訪求父親下落，故此于油桶上寫『汴梁秦三』字，做個標識，誰知此地相逢。真乃天與其便。」衆僧見他父子別了八年，今朝重會，各各稱奇。朱重這一日，就歇在上天竺，與父親同宿。各叙情節。次日取出中天竺，下天竺兩個疏頭，換過內中。朱重仍改做秦重，復了本姓。兩處燒香禮拜。

已畢轉到上天竺要請父親回家安樂供養。秦公出家已久，喫素持齋，不願隨兒子回家。秦重道：「父親別了八年孩兒，有缺侍奉，況孩兒新娶媳婦，也得他升見公公方是。」秦公只得依允。秦重將轎子讓與父親乘坐，自己步行。直到家中，秦重取出一套新衣與父親換了。中堂設坐，同妻華氏雙雙恭接。到家，秦公親見母阮氏齊來見禮。此日大排筵席。秦公不肯開筵，素酒素食。次日隣里欽錢稱賀，一則新婿，二則新銀子，家眷團圓。三則父子重逢，四則秦小官歸宗復姓。只是四重大喜，一連又喫了幾日喜酒。秦公不願家居。

思想上天竺改處清淨出家。奈重不敢違親之志。將銀二百兩于上天竺另造淨室一所。送父親到彼居住。其日用供給按月送去。每十日親往候問一次。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那秦公活到八十餘歲。端坐而化。遺命塋于本山。此是後話。却說奈重和莘氏夫妻偕老。生下兩個孩兒。俱讀書成名。至今風月中市語。凡誇人善于幫襯。都叫做奈小官。又叫買油郎。有詩爲證。

春來處處百花新

蜂蝶紛紛競採春

堪愛豪家多子弟

風流不及賣油人

第三卷 終